



歷代名人選例彙鈔目錄

卷上

真德秀文章正宗引

方苞古文約選擬例

姚鼐古文辭類纂類例

曾國藩求闕齋經史百家鈔例

茅坤唐宋八家文鈔引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例

湯聘律賦衡裁例言

卷下

選例彙鈔目錄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凡例

王士禎古詩選例

姚鼐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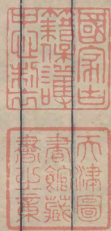
沈德潛古詩源例言

沈德潛唐詩別裁選例

顧奎光金詩選例言

顧奎光元詩選例言

虞山二馮評點才調集例



選例彙鈔卷之上

常熟 宗廷輔 編次

真文正公德秀文章正宗分類小引四條

辭命

按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鄭氏曰

令曰命謂禱諶草曰誥謂康誥盤庚之屬曰會謂胥命於曰禱

謂如衛太子戰禱曰誄謂如哀公誄孔子之誄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

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御史掌贊書若今尚書作語文質諸先

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

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攷之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

選例彙鈔卷上

以之播告四方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

也二曰誓以之行師誓服甘誓秦誓牡誓費誓秦誓是

也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蔡仲君陳畢命君牙罔

命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重惟

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

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

下者莫此爲重故今以爲編之首書之諸篇聖人筆之

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

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

冊而止蓋魏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深純温厚之指至

偶儷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諧誓命爲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識矣。

議論

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發於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答見於師友切磋之際。與凡秉筆而書。縮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經語孟爲祖。而書之大禹舉陶益稷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彤日旅獒。召誥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然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

選例彙鈔卷上

二

載諫諍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爲議論之首。他所纂述或發明義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書記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然爲世膾炙者。亦綴其末。學者之議論一以聖賢爲準的。則反正之評詭道之辯。不得而惑。其文辭之法度。又必本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

敘事

按敘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

似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爲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詩歌

按古者有詩。自虞賡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辭。則又詩之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

選例彙鈔卷上

三

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嘗欲鈔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興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二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

餘皆以文公之言爲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律詩雖
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
亦採摘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辭賦則有文公楚辭集注
及楚辭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
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
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卽所謂義理也後
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興寄高遠讀之使人
忘寵辱去係吝愴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
亦時有發焉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
不必顯言性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

選例彙鈔卷上

四

得之矣第四目詩歌原誤詩賦虞夏二歌誤一歌集註
上脫楚辭下脫及字今以意正之蓋自宋刊已
如此則其
誤久矣

方望溪先生卷古文約選擬例九條

一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爲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
者必熟復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窾突故是編所
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
得其津梁然後可溯流窮源盡諸家之精蘊耳

一周末諸子精深閎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
書主於指事類情汪洋自恣不可繩以篇法其篇法完
具者間亦有之而體製亦別故概弗採錄覽者當自得

之

一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倜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惟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邈無存矣是編自武帝以後至蜀漢所錄僅三之一然尙有以事宜講問過而存之者

一韓退之云漢朝人無不能爲文今觀其書疏吏牘類皆雅飭可誦茲所錄僅五十餘篇蓋以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雜也旣得門徑必從橫百家而後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是也

選例彙鈔卷上

五

一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爲明七子之僞體故於客難解嘲答賓戲典引之類皆不錄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蓋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問來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敝精神於蹇淺耳

一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承叔史志論其源竝出於此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羣書目錄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

竝出於此概弗編輯以史記漢書治古文者必觀其全也獨錄史記自序以其文雖載家傳後而別爲一篇非史記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橛而自與之竝矣故於退之諸誌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錄錄馬少監柳柳州二誌皆變調頗膚近蓋誌銘宜實徵事蹟或事蹟無可徵乃敘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誌是也或別生議論可與可觀柳誌是也於永叔獨錄其敘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錄其別生議論者各三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從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學在辨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蓋黑之不分則所見爲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筆古雋而義法多疵歐蘇曾王亦間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爲揜耳

一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

姑鈞劃於旁俾觀者別擇焉所論精微貫穿皆深知此中甘苦之言然未免果於自是八家中惟昌黎得免鈞劃而鈞劃最甚者莫如王荆公虔州學記有二百七十字之多李侍郎絳至專作一書辨之文見穆堂初稿卷四十三

姚姬傳先生 彙 古文辭類纂序目

彙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鳴先生及同鄉劉才甫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游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

選例彙鈔卷上

七

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做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前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

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

之序子固獨優已

選例彙鈔卷上

八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文官制性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

異國之君則入此編。夫文並錄其善於文之士。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

選例彙鈔卷上

九

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論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旣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

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于詩歌頌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
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
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
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
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
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
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
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
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

選例彙鈔卷上

十

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
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
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
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
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意之美耶
其文固未易幾也

贊頌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

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子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

選例彙鈔卷上

十一

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遺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云。類纂不錄唐順之廣右戰功序。而歸

震川壽序錄至四首未免可疑出師表仍俗本加前字亦非吳敏樹與人論文書云今之傅桐城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自古文法脈傳之劉海峯而海峯固受業方望溪者故其撰類纂一書遂以方劉續震川而以震川續八家明以古今文統係之已也云云是其用心所在八早有以窺之矣

曾文正公 國藩 求闕齋經史百家雜鈔目錄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

選例彙鈔卷上

七

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閒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閒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詒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隲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

將使一家昆弟子姓。啟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論箸類 著作之無韻者

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後世諸子曰篇曰
訓曰覽。古文学家曰原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皆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

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
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

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射義皆是。後世曰序
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

是。

選例彙鈔卷上

十三

詔令類 上告下者

經如甘誓湯誓牧誓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
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璽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

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
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
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

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

書曰啟曰贖曰簡曰刀筆曰帖曰移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

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苟
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
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

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
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志銘曰行狀曰家傳曰
神道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

選例彙鈔卷上

十四

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爭戰記會盟及全編
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
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典故者

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
北宮錡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
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

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
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游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

記瑣事皆是

姚姬傳氏之簠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箸詞賦序跋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傳誌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序記曰典誌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參觀焉

選例彙鈔卷上

五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簠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簠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予今所論次采輯史漢名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茅鹿門先生

坤

刻八家文鈔引

韓文公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於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絕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沂孟軻荀卿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與游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聾瞶中而欲獨以黃鍾大呂鏗錡其間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脩蘇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迺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勦而廢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爲力也不尤憂憂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予故於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錄其表狀八首書啟狀四十四首序二十八首記傳十三首原論議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碣銘四十一首哀辭祭文行狀八首釐爲十六卷昌黎之奇於碑志尤爲囁嚅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摺挾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創門戶譬則達磨西來獨闢禪宗矣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楊雄者爲多。而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沈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累欬者久之。再覽鉛錙潭潭諸記。杳然神游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已。奇矣哉。予錄書啟三十五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十九首。釐爲十二卷。按柳州平淮雅興鏡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所長。子校而錄之者。特文也。故不及。

歐陽文忠公

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外。獨得妙解。譬之覽仙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子覽其所序次。當時將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爲梁唐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然歐陽子所與友人論文書。絕不之及。何也。又如奏疏。

劄子當其善爲開陳分別利害一切感悟主上於漢可
方鼂錯賈誼於唐可方魏徵陸贄宋仁廟嘗諭廷臣曰
歐陽脩何處得來殆亦由此序記書論雖多得之昌黎
而其姿態橫生別爲韻折令人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
絕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
逸者獨歐陽公一人而已而世之人或子信或不子信
又或訾其間不免俗調處嗟乎抑誠有之太史公之傳
仲尼弟子與循吏處抑豈能與刺客同工哉觀之日月
猶有抱珥可知之矣予讀唐書及五代史別有錄今特
錄其文集之行於世間附唐書五代史小論而已而他

選例彙鈔卷上

六

遺者固多也。首上皇帝書疏六首。次劄子并狀五十三
首。次書啟二十二首。次書二十五首。次論三十六首。次
序三十一首。傳二首。次記二十五首。次神道碑銘墓誌
銘四十七首。次墓表祭文行狀三十三首。次頌賦他雜
著一十首。釐三十二卷。噫。姪桂嘗以余酷愛歐陽公敘
事。當不讓太史公。遷且前曰。歐陽公撰五代史。當時將
相特並齷齪不足數。况兵戈之後。禮崩樂壞。故其文章
所表見如此。假令同太史公。紬石室之書。傳次春秋戰
國及先秦楚漢之際。豈特是而已哉。譬之一人焉。入天
子圖書琬琰之藏。而陳周彝漢鼎。犧樽雲壘。以相博古。

一人焉特入富人者之室。所可指次者。陶埴菽食而已。余唯唯。嗟乎。世之欲覽歐陽子之全。必合予他所批注唐書五代史而讀之。斯得之矣。

蘇文公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於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藝者之遺。然其鑱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諸名家相爲表裏。及其二子繼響。喜祐之文。西漢同風矣。予讀之。錄其書狀十四首。論三十七首。記四首。說二首。引二首。序一首。釐爲十卷。

選例彙鈔卷上

十九

蘇文忠公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信之於兵。天各縱之以神仙軼世之才。而非世之問學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滕甫諫兵事等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并西羌鬼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知其爲何如者。朱晦菴嘗病其文不脫從橫氣習。蓋特其少時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召爲兩制。及謫海南以後。殆古之曠達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獲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子十三首。狀十二首。表

啟二十六首與執政及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五十首策二十五首序傳十首記二十六首碑六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祭文雜著十五首釐爲二十八卷

蘇文定公

蘇文定公之文其鑿削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氣或不
如兄然而冲和澹泊迢逸疏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
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島之紛錯雲霞之蔽虧
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沒並席之掌上而綽約不窮者
已西漢以來別調也其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尤爲卓犖
予讀之錄其上皇帝書及劄子狀十九首與他執政書
十首諸論及歷代古史名論七十二首策二十五首序
引傳七首記十二首說贊辭賦祭文雜著十一首釐爲
二十卷

曾文定公

曾子固之才猷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及蘇
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於六經而其鼓鑄翦裁必
折衷之於古作者之旨朱晦菴嘗稱其文似劉向向之
文於西京最爲爾雅此所謂可與知者言難與俗人道
也近年晉江王道思毘陵唐應德始亟稱之然學士間
猶疑信者半而至於膾炙者罕矣予錄其疏劄狀六首

書十四首序三十二首記傳二十四首論議雜著及表辭七首釐爲十卷嗟乎曾之序記爲最而誌銘稍不及然於文苑中當如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王文公

王荆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並本之古六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爲調鑱刻萬物鼓鑄羣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書與神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劄子可謂王佐之才此所以於仁廟之鎮靜博大猶未能入而至於熙寧元豐之間切主上而固魚水之

選例彙鈔卷上

三

交譬則武丁之於傳說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公之學問本之好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狃於泥古爲患况以矯拂之行而兼之以獨見以執拗之資而恣之以私臆所以呂章邢蔡以下紛紛附會熒惑天子流毒四海新法旣壞并其文學知而好之者半而厭而訾之者亦半矣以予觀之荆公之雄不如韓逸不如歐飄宕疏爽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所罕者予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指次世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予一字之奪並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翩

翻乎凌風之翻矣。於史漢外別爲三昧也。予首錄其上
仁宗皇帝書一首。次及劄子疏狀七首。表啟三十六首。
與友人書三十五首。序十二首。記二十二首。論原說解
雜著二十五首。碑狀墓誌銘表及祭文五十九首。釐爲
一十六卷。

李申耆先生 兆洛 駢體文鈔序例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

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
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

選例彙鈔卷上

三

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
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
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
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
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
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
學者。亦以是爲與古文殊路。旣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
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
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
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

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於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鴆，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上編著錄若干首，皆廟堂之製，奏進之篇，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夫拜颺殿陛，敷頌功德，同體對越，表裏詩書，義必嚴以闕，氣必厚以愉，然後緯以精微之思，奮以瑰燦之辭，故高而不枷，華而不緝，雄而不矜，透迤而不靡。馬班已降，知者蓋希，或猥瑣鋪敘，以爲平通，或詰屈彫琢，以爲奇麗，樸則不文，華則無實，未有能振之者也。至於詔令章奏，固亦無取儷詞，而古人爲之未嘗不沉詳整靜，茂美淵懿，訓辭深厚，實見於斯。豈得以唐宋末流，澆劫浮疋，兼病其本哉。故亦略存大凡，使源流可知耳。

中編著錄若干篇，指事述意之作也。或縝密而端懿，或豪侈而詖盪，蓋指事欲其曲，以盡述意欲其深，以婉澤。以比興，則辭不迫切，資以故籍，故言爲典章也。韓非淮南已導先路，王符應劭其流，孔長立言之士，時有取焉。

然枝葉已繁。或披其本。以仲宣之覃精。而子桓病其體弱。亦學者之通患也。碑誌之文。本與史殊。體中郎之作。質有其文。可爲後法。故錄之。尤備焉。

下編著錄若干篇。多緣情託興之作。戰國詼諧辨譎者。流實肇厥端。其言小。其旨淺。其趣博。往往託思于言表。潛神于旨裏。引情於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淺。而能永博。而能檢。就其編者。亦潤理內苞。秀采外溢。不徒以鏤繪爲工。通峭取致而已。後之作者。乃以爲遊戲。佻側沈澁。忘其所歸。遂成俳優。病尤甚焉。尺牘之美。非闕。迨作。嬾雅鄭。每肖其人。齊梁啟事。短篇藻麗。間見。旣非具體。

選例彙鈔卷上

五

無關效法。十而存一。概可知也。

湯稼堂先生聘律賦衡裁例言

律賦之興。肇自梁陳。而盛於唐宋。唐代舉進士者。先貼一大經。及爾雅。經通而後試雜文。文通而後試策。雜文則詩一賦。一及論贊。諸體也。進士選集。有格限未至者。試文三篇。謂之宏詞。其選尤重。且得美仕。而天寶十三載以後。制科取士。亦兼詩賦命題。賦皆拘限聲律。率以八韻。間有三韻。至七韻者。自五代迄兩宋。選舉相承。金起北陲。亦沿厥制。迨元人易以古賦。而律賦寢微。逮乎有明。殆成絕響。國家昌明古學。作者嗣興。鉅製鴻篇。

包唐轍宋律賦於是乎稱絕盛矣。

宋承唐舊帖括盛行徐鉉等集唐人及宋初律賦爲賦苑二百卷英華纂輯率本是書厥後李魯有賦選五卷楊翱有典麗賦六十四卷又唐仲友有後典麗賦四十卷馬偁有賦門魚鑰五卷類皆搜羅試帖以爲應舉之資元明之世寢廢不行故諸書日就朽蠹無一存者亦越我朝復崇斯製海昌陳文簡公奉 敕編纂賦彙最稱該備而王脩倩顧茂倫諸君間有採掇大率原本英華茲集取裁頗爲矜慎正變略具華實兼收故取陸平原文賦中語以爲編目。

選例彙鈔卷上

三

唐初進士試於考功尤重帖經試策亦有易以箴論表贊而不試詩賦之時專攻律賦者尙少大歷貞元之際風氣漸開至太和八年雜文專用詩賦而專門名家之學樊然競出矣李程王起最擅時名蔣防謝觀如驂之靳大都以清新典雅爲宗其旁驚別趨而不受羈束者則元白也賈餗之工整林滋之靜細王棨之鮮新黃滔之生雋皆能自豎一幟蹀躞文壇而陸龜蒙以沉博絕麗之詞獨開奧突居然爲有唐一代之殿下逮周繇徐寅輩刻酷鍛鍊真氣盡漓而國祚亦移矣抽其芬芳振其金石琅琅可誦不下百篇斯律體之正宗詞場之鴻

寶也。

宋人律賦篇什最富者王元之田表聖及文范歐陽三公他如宋景文陳述古孔常父毅父蘇子容之流集中不過一二首蘇文忠較多於諸公山谷太虛僅有存者靖康建炎之際則李忠定一人而已南遷江表不改舊章賦中佳句尙有一二聯散見別籍者而試帖皆湮沒無聞矣大略國初諸子矩矱猶存天聖明道以來專尙理趣文采不贍衷諸麗則之旨固當俯讓唐賢而氣盛於辭汪洋恣肆亦能上掩前哲自鑄偉詞故哀合兩朝都爲四卷事以類從庶幾便於省覽

選例彙鈔卷上

三

金自大建元頗重進士歷年所命詩賦題及狀頭名氏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紀載甚詳而賦罕有流傳者元承金制賦不限韻觀楊廉夫集中所附試帖元之賦體可知大率平衍樸澁不足觀覽律賦至元而中息矣有明館閣課試率由學士命題未有定式於是八韻之作歇絕者幾四百年自鄒無譏姑從闕略國家文治覃敷英儒輩出我皇上金聲玉振兼綜而條貫之飛纓影組之士揆藻天廷炳焉與三代同風矣鍾黃門岱峯同館課選沈宗伯歸愚和聲集固已家置一編奉爲丹鼎故斷自前朝先河後海俾學者知所津逮焉

楊馬之賦語皆單行。班張則間有儷句。如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聲與風遊。澤從雲翔。等語是也。下逮魏晉。不失厥初。鮑照江淹。權輿已肇。永明天監之際。吳均沈約。諸人音節。諧和屬對。密切而古意漸遠。庾子山沿其習。尚引而伸之。無語不工。無句不偶。激齊梁之餘波。開隋唐之先躅。古變爲律。子山其樞紐也。故自隱侯以迄開府。略存數首。以志濫觴。自唐以降。其有體俳辭儷。而不合八韻格律者。亦附見於此編。爲別錄一卷。

賦詩有斷章之義。論詩者亦有摘句之圖。蓋一篇之中。玉石雜揉。棄置則菁英可惜。甄采則瑕病未除。不得不掇礫擻稂。略存去取。爰倣殷璠高仲武之例。撮其佳語。別加論列。又恐雜而不貫。復以己意錯綜其間。鉤心鬥角之奇。選聲徵色之巧。雖非完什。悉屬妍辭。亦文囿漁獵之資。藝苑笙簧之佐云爾。

選例彙鈔卷上

選例彙鈔卷之下

常熟 宗廷輔 編次

陳山人

祚明

采菽堂古詩選凡例

詩選蓋不乏矣。然善者顧希。夫選所以別白。黑定指歸。齊不齊而一之。斷斷如也。夫以古之不齊也。任其不齊。則亂過而強齊以己意。失古人之志。惟獨是是聽。則偏。夫人歡者鼓歌。感者案歎。情動者聲流。性靜者旨遠。簡者質。文者華。里巷之語近而誠。朝廟之作典而諛。治世之音舒以緩。亂世之音哀以思。是其調乖。古今作者情殊。才各以異。厥所處之時之地。恆不同。今選者多挾持。

選例彙鈔卷下

一

己意。豫有所愛憎。引繩斤斤。用一切之法。繩之合吾意。則登。不則寘。不足以觀變。盡眾長。夫衡所以平。無重也。己則實有所重。因緣衡物。莫不重其所重。重非重。輕非輕。合之論詩論古文辭者。何以異是。故於是選無專旨。有美必錄。

詩之大旨。惟情與辭。曰命旨。曰神思。曰理。曰解。曰悟。皆情也。曰聲。曰調。曰格律。曰句。曰字。曰典物。曰風華。皆辭也。曰神。曰氣。曰才。曰法。此居情辭之間。取諸其懷而術宣之。致其工之路也。夫詩者思也。惟其情之是。以夫無憂者不歎。無欣者不吟。已實無情。而喋喋焉。繁稱多辭。

支支蔓蔓是夫何爲者。故言詩不準諸情。取靡麗。謂修辭厥要。弊使人矜強記。採摭勦竊。古人陳言。徒塗飾字句。懷來鬱不吐。志不可見。失其本矣。於是懲噎而輟食。思一矯革。大創之。因崇情。刊辭。卽庠陋俚。下無所擇。不軌於雅正。疾文采如仇讎。其或辨古今聲調。揆體格。則曰是舉誣罔我。知詩言情。何古何今。何所有體格。嗟乎。風之遞嬗也。尙矣。靡百年不遷者。始未嘗不敦龐。而後稍澆漓。獨詩也乎哉。顧此非獨不善率循之過也。往者逝來者承一之乎。無改則斲。斲則窮。窮而通之。寢以異。故久乃大謬不然。故晉宋之於漢魏。猶踵事而增華也。

選例彙鈔卷下

一一

梁陳變本矣。及其每變愈下。初亦恬不之怪。久而益患之。立乎百世之後。指百世之前。昭然若隔霄壤。極則思返。故近體古詩之流也。唐人之更爲古詩。極而思返也。然世彌遠。風彌殊。梁陳詩。雖近律。而古於律。唐人五言古詩。不爲梁陳近律之詩。而終非古詩。故因近體以遡梁陳。因梁陳以遡晉宋。要其歸於漢魏。此詩之源也。今夫詩之不可廢者。以其情與辭。辭則代降矣。情則千秋勿之有改。已悲歡得失。感時命物。合離慕怨之遇。中怛怛然動。已不自已而言之。且詠歌嗟歎之。如必上古。則三百篇四言足矣。何以有五言七言。何以有歌行律絕。

是晉宋未爲失。而梁陳亦未可厚非也。因比而同之。直以爲無優劣。代降人不古之法。而師心夫古。所以幅中也。蕩而不爲之幅。則安就易。就易則日。俚原伯魯不悅。學楚巴人。莫和陽春白雪。蒙者便焉。中晚唐之後。爲宋元宋元之工者。詩餘。詩餘轉爲南北曲。南北曲爲今之吳歌小曲。此亦言情也。無無工者。取而列簡編。與國風雅頌埒。可乎哉。故體格不可不分也。體格之旣分。吾亦存其體。錄其長。考其與古人同然之情。而各極其致。高者高。下者下。瓜剖豆分。犁列而不廢。而以施其論斷焉。夫體格之分也。何直古今。生同時。習同風。而各趨其所。

選例彙鈔卷下

三

近故顏謝異勢。元亮與顏謝又已殊塗。梁簡文好新聲。爲靡靡之響。而嚮者如沈休文。獨清切。罔事雕刻。江文通則又步趨繩尺。問師魏晉。分鑣別軫。非一格。庾肩吾曼聲華腴。其子子山。乃沈雄宕逸。匠心而獨運。今第勿深考。漫曰師古人。卽不知所師是何家也。夫古人之體格。如五色異丹。黃八音異清濁。如歐虞顏褚之爲書也。其字形結構命筆。有意態方圓肥瘠。若背馳然。不壹別白區分。卽有所撰述。擬一家言。旁參以殊體。駁且不倫。常用一二語爲通章累。而顧曰何古何今。何所有體格。豈不謬哉。雖然。此猶其小者也。如必將崇情而刊辭。則

弊不第是夫辭所以達情也。情藏不可見，言以宣之。其言善，聿使人歌詠留連而不能已。已，赤子悲則號，喜則笑，情庸渠不真。非其母莫喻者，不善言也。田夫野老，懷抱一言當言，故至言也。抗手而前，植杖而談，語未竟而人啞然笑之，卽不爲人所笑。而過三家無相傳述者，吐於學士大夫之口，溫文而爾雅，天下誦之。後世稱之，言者同，而所以言者，善不善異矣。烏之鳴，烏牛之鳴，嗜嗜人莫愛聞者，黃鳥睨睨其音，則聽者樂焉。故雅俗之相去也遠矣。草木之華同色，與香豔者貴，布帛之度同。五采彰，經緯密者珍，如必將崇情而斥辭，弊非徒闕古今，昧體格，又以亂雅俗。市廛之叫囂於肆也，言鄙倍，曾是學士大夫而顧類之，取憎聽者，貽百世非誚。雖有周南召南之旨，孰從而歌之，故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乖於雅者之言情也。則不善言其情者也。夫有情而不善言之，則如不言，有情而言之，庠陋俚下，而無所擇，取誚百世，則如默焉。故尙辭失之情，猶不失爲辭也。尙情失之辭，則情并失。夫詩者思也，惟其情之以今失情而崇辭，辭無所附，失辭而并失情，情又無由宣。詩之亡，在此二族矣。誠試披覽古人之詩，雖體格不同，代以降，無不善言情者。何則？雅故也。故情古今人所同也。辭亦古今人

所不獨異。古今人之善爲詩者，體格不同，而同於情辭不同，而同於雅。子之此選，會王李鍾譚兩家之說，通其蔽折衷焉。其所謂擇辭而歸雅者，大較以言情爲本。夫詩所取乎情者，非曰吾有悲有喜，而吾能言之，人亦孰無悲喜者，人不能已於情，而有言，卽悲喜孰不能自言者。吾言吾之悲，使聞者愀乎其亦悲；吾言吾之喜，使聞者鬯乎如將同吾之喜，蓋有以言言者矣。有以不言言者矣。以言言者，言尙其盡，以不言言者，言尙其不盡。夫言尙其不盡，非不欲盡也。臣子而或不得於君父，懷抱志義而遇或非其時，有所欲而期得之，不言則不可已言之，則近於貪見人之不善而思規之，規之召怨，不規非道，於是反覆低徊，故謬其辭，反其旨，故古之求仕者，恆爲思歸之篇也。怨離者，恆爲且合之望也。謙己之不善者，使人思也。陳古之善，不善者所以諷也。託諸夫婦者，君臣朋友之故也。廣之山川，時序，鳥獸，草木，各各有取爾也。十九首備矣。能者師之，夫尙盡者，獨不爲善言乎哉。今使同抱是情，而一白於人，一不白於人，工拙異矣。同白於人，而人一感一不感，能否殊矣。同狀一物，而一肖其形，一不肖其形，得失判矣。同詠其事，而一僅詳其事，一詳其事，而其事之故亦傳淺深別矣。故寫物

者若繪之。雖然猶未如生也。形人者若將覩之。雖然猶未聞其啼與笑也。狀是事圖是景。曰似之矣。無稍溢焉。併所以而失之矣。故言取其過甚。益所見以踰其分。致其情而已矣。此則盡言之得也。夫言有隱有秀。隱者融微之謂也。秀者姿致之謂也。融微者言不盡。姿致者言無不盡。漢魏以上多融微之音矣。然孟德之沈雄。子建之流宕。曷常不務盡乎哉。梁陳而後。作者尙姿致矣。然陰子堅何仲言之流語亦有深者。且如詠懷一也。嗣宗第使人思。而子山則淚流漣被面下矣。此寧可分優劣。顧能悲喜人不耳。夫所由致於工之路。蓋有神明焉。不

選例彙鈔卷下

六

此之求。而惟辭之尙。何益哉。

詩所由致於工之路。使人亦悲亦喜者。神也。往覆而不可窮。遷變而不滯。舉大而力不詘。入微而旨不晦。零雜兼併而不亂。繁稱博引。典覈而灑如。不紛非氣。孰能勝之。氣雄則厚。氣清則潔。有簡淡而亦厚者。元亮之善宗。漢人也。有瑱綴而亦清者。陰何之善法。古樂府也。夫樂府之氣雄。古詩之氣清。然無不兼擅者。誠有氣則清非弱之云。雄非濁之論。尙情而弱。尙辭而濁者。不知養氣者也。

夫吾與人共言之。人不能言吾所言。則才異量也。悲歡

得失感時。命物合離。慕怨之遇。將誰無之。山川時序。鳥獸草木之變態。將誰不覩之。而人善言乎哉。人善言則無爲貴能言者矣。吾與人共言之。而吾能言人所不能言。夫同於人者貴乎。異乎人者貴乎。子建之感遇。嗣宗之詠懷。元亮之述志。康樂之遊山。子山之傷亂。至矣。亞於十九首。漢人樂府者也。他家篇章。時一詣之。見異者。褒焉。軼羣者賞焉。才難不其然乎。

言有緒者。取諸其不亂也。言有則者。取諸其不瀆也。言益明者。取諸其先後審也。言扼要者。取諸其詳略宜也。言使人若傷若畏者。取諸其敷陳切也。言使人若佇若

選例彙鈔卷下

七

傾者。取諸其緩急得所也。言使人若思者。取諸其蘊蓄不易窮也。誰令致之。則法之不可以已也。法有循之以爲謹。有化之以爲變。有忘之以爲神。無無法者。士衡循法者乎。文通玄暉其流也。子建化於法矣。休文其流也。十九首古樂府神於法者乎。嗣宗元亮康樂子山。蓋日孜孜焉。然非有他謬巧也。夫射者三尺之侯。不能中而養由基。且以穿楊葉。匠石之斤也。宜僚之丸也。謂自然者也。

吾所謂致於工之路。辭顧不與焉。然非辭曷顯乎。夫辭微三百篇而成聲者也。此所云雅也。鳥獸草木比興之

旨其取材也博。何爲乎？非是則情慳而不流。夫關闕呦呦之云者，辭之善也。子建之辭也華，康樂之辭也蒼，元亮之辭也古，玄暉之辭也亮，明遠之辭也壯，子山之辭也俊，子堅仲言之辭也秀，休文彥昇之辭也警，尙其清也。晉宋以上之清，人猶知之。昭明選以上是也。梁陳以下，微諸大家，卽簡文後主，張正見，江總，王褒，無弗清者。人不知也。夫雅者，因俗而命之也。清尤要矣。

過矣。于鱗之言曰：修辭寧失諸理。夫理調理也。如析薪然，循其理則離，至於族則格。夫辭貴達，格於一二言之弗順，不揆文勢所宜，使覽者尋其辭，究其旨，卒中頓而

選例彙鈔卷下

八

不可下。如人病痞塞，結逆氣不行，又如手足痺痿不仁，不良運掉，故大不可。夫文上下相承，首尾相應，卽有所振宕縱橫，離爲遠合爲近，然故委曲以宣心中，逶迤蜿蜒如貫也。如縑絲然，緒相引而不斷。今首尾衡決，上下不屬，緒中斷而無以引之，則廢。蓋自獻吉景明，莫祛斯弊，而于鱗元美尤甚。由後之弊，失在命意，意莫適主也。則雜，雜則中斷。由前之弊者，以辭樂用古人之辭，未嘗協於己志，徒取相似，昇而置諸句中，則鯁恣而不化，或者欲速成，窘於辭，困於韻，因漫易草略，惟其所便，足字數耳。故條暢難之。夫古人則未有若是者，中晚唐或有

之不善修辭之故耳。夫理主辭辭顯理。于辭曰修辭。寧失之理則竟失之理矣。今過于辭者以其修辭而中晚唐之是好。若孟郊賈島之冥搜。若韓愈陸龜蒙皮日休之險僻。其傷理也亦多。故予之論詩也。尚理尚理則亟以六朝之修辭正之。夫修辭至於詩辭之變化者也。其言情也。有以不言言者矣。其取材於鳥獸草木。形其或鳴或動。有啾啾關關之云矣。辭之變化哉。理之變化也。夫理甚有條而不紊。故變化生焉。章之美者則漢魏嗣宗元亮也。句及字之美者則康樂玄暉陰何鮑庾也。蓋理臻少陵而極。其自言曰。於律細。是之謂耳。然又不曰

選例彙鈔卷下

九

熟精文選理乎。夫文選修辭之學也。今少陵所取者以理而不以辭。蓋理精而後辭工。寧可二之乎。俗士不察。闇於大較。欲廢理而修辭。及斥修辭而仍失之理。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苟通吾之說。知尚理之爲修辭。夫道一而已矣。各是其所偏。用相矯拂。二者交誤。予不敢以己說正之。正之以古人。然後是非可定。予所屢讚諸家以工言情。此其志皆有獨感形諸聲蓋萬態矣。志非有獨感莫強作也。然作斯有志矣。休文彥昇是也。志非有獨感作而不深於情。乃工擬古。不則留連景物語。嬌然此亦情也。夫抱獨感者情生辭。不者辭

亦生情。夫生情之辭，辭乃善矣。予不讚士衡文通者，徒以法勝其辭，直淺之乎言情也。玄暉亦數篇佳耳，餘乃守一法，尠變化，不能讚之。他家暫而言情，固能多。且工若曹謝陶庾等，若其語嫣然，則同也。夫辭不能生情，如土木偶，雖被文繡，何以惑陽城迷下蔡。故尙辭失之情，終亦未得云辭也。

古詩自漢迄隋，代遠矣，大抵多五言。齊梁稍趨之律，學者概目爲古詩，與近體判。然是近體之源也。今爲近體，如不讀古詩，見不高，取材也，陘隘坐下俚。初盛唐密邇六朝人，各有所宗法，如陶謝庾鮑陰，何自太白少陵，疊

選例彙鈔卷下

十

疊於茲，故所詣卓。中晚之衰也，卽奉唐人爲典型，故調益靡。今旣目古詩爲五言一體，易視之，其爲近體，僅僅切磋。唐人之矩度，夫源流所自，甚者至規摹中晚，見滋下。欲詩工，得乎。予亟表古詩示準的，學者游息其中，譬尋河得源，順流而下，至溟渤，蓋無難焉。

古詩頗見於今，稍稍誦習學者之口，以有昭明文選。文選所取嚴，無勿佳者，卽所擯各有旨，然已不乏遺璧。獨於古樂府，斥寘多，而不能得元亮詩旨，又訖蕭齊。同時諸大家登者少，由梁暨隋，不更昭明，莫爲論定。庾子山才不下少陵，今人莫知者，悲夫。蓋文選以外，無善本時。

時雜見他書者略不具。若詩所詩紀取兼收汜濫。夫以管窺豹。非全豹。固病。簡金披砂礫。多厥力。寡厥得。又別白蓋難。亦病。予是選。殆不可已夫。

古樂府無敢有去取。梁陳而下。尤盡心焉。魏晉宋齊。昭明所收者。間芟百一。未備者補之。於時得一人焉。曰陶元亮。蓋昭明未能知其蘊也。於後得五人焉。休文彥昇。子堅。仲言。子山。璘。璘。彬彬在簡冊。嗚呼盛哉。

選取精然。厥欲以大顯古人。便後學。載籍多。閱莫竟。自文選之傳也。人不知外此有古詩。今是書成。所不登於牘者。將終湮是懼。卽數語誠工。忍寘之乎。卽語工未甚也。辭情調適。可諷覽。忍終湮之乎。要無勿佳耳。中自分。上次上者爲圈於題首。凡二皆可誦。次者爲圈一。特可

閱。

如無所論列。卽不知何以云工也。文選注雖更六臣。詳故實。不究作者之意。如十九首三曹嗣宗元亮及他家詠懷雜詩。言稍微者。旨晦矣。學者習其讀而昧其情。擷其辭而已。且詩所以佳。各有處。如吾前所云。致於工之路者。曾不之及。將故實爲佳乎。此後人所以不窺選者。心謬題爲固陋。謂徒以辭咎在注也。子顧不憚辭費。凡獨有情者。旨深隱。必索之。希微情生於辭。語嫣然者。自

單文隻字。屢歎之間。有所旁通廣引。舉一反三。其諸大家篇章。多者爲總論於前。讚其體勢。愚淺陋無知識。用多謬誤。冀幸後人之贊禱之。不豫虞其非訕之也。獨不能正襟言名理。若大儒然。蓋此選本言詩。校計工拙。未若講六經四子書。求論正心誠意。故不敢引繩批根。格之以之禮義。詞雖俳笑淫媒。誠工不刪。或曰。夫詩係風化。思無邪。可不擇乎。曰。聖人之選詩。歟人之選詩也。如曰。係風化。將班六經。不敢以若是僭。且夫子刪國風。存鄭衛。善者資。不善者亦師。謂能懲我也。祇讀者志耳。如今一意論詩。復多岐譚名理。二者乖反不符。旨將俱不立。故不爲意多岐。將俱不立者。詩計工拙。言理則必辨。是與非。使古人之立言也。理是者必工。不必盡拙則善者乎。然古人亦何能具如吾意也。古人不具如吾意。而吾今仍斷以理。藉第令語甚工。而理過舉將刪之。刪之則後人窺吾選之外。有某某佳篇也。若之何見斥。此不全不備。以是爲深憾。脫不幸有其理甚正。語麤疎。甚不足吟詠。將舉登之乎。登之則學者咸放而之鄙陋。曰。古人固如此。詩之道廢。此論詩之旨不立也。必若於此。徘徊疑之。於是於辭工而理過。卽不過而未甚當者。亦登於理甚正而辭甚不王者。不可以無削。非畫一是論理。

之旨亦不立也。

作詩有本事與所引故實與所用典物與字虛具能雅者各有由來力不能考注以俟博物好古君子。

古書無丹黃虞點次後且訛難垂久然無是無以聳觀者故爲圈分讀也爲連點連圈標警也。

文選詩分類一人作離爲四五觀者苦之夫詩辨風氣以時辨手筆以人第各次人代使學者鑽之仰之融會於心條貫於手得其旨趣縱而揮諸筆莫不如志學古之益也不此之求而曰以類是欲某類用某辭便剽襲非本計且類何定之有夫詠物或自況應制或且述懷

選例彙鈔卷下

三

擬樂府古詩非詠古人多自詠必欲格以類詩之隱甚矣。

樂府如郊廟之章一朝大典也列卷首雖作者某某明知之不以入集重厥體也相和歌雜曲漢者佳於詩無殊也故班次饒歌後夫子夜歡聞之流變響也故附代末。

一詩而兩家並載歸前人若二人體格大殊獨有所甚似斷歸甚似之人。論者以爲其體格大殊獨有所甚異本殊文視何者佳則從之至其所殊之文兩善者並存注於下此句字小小者若大殊則附錄其後。

八代之分及爵里依詩紀所載

如將別體四言五言七言雜言宜分也卽五言類律詩絕句者亦宜分此非特蒙不暇且風相承言異而體以變可用觀世奈何分之夫樂府創作者必歸其部不以八重厥體也或亦有未一者晉以後惟吳歌西曲梁有平調今槽其何調持此將安歸如大道曲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是也必如別體審凡擬清商各曲無前後悉附本題然茲事繁且如擬漢魏古樂府題是古題也然各自爲其詩耳仍當歸本人古樂府旣然卽清商諸曲不得獨異

選例彙鈔卷下

古

婦女詩載卷尾舊矣然有不宜者如虞美人和楚王徐淑答秦嘉豈宜離列二處故稍以次相附其不關時代者仍載卷尾

仙鬼詩錄其近情者通附八代後體故不以代分

古歌謠琴操逸詩銘箴辭諺雖前乎漢於詩固外篇故別爲一卷載部末詩紀取大備雖隻語必錄今採其近於詩者自漢以後歌謠里諺亦附古辭之後從其類也蓋予於詩非有所知矣第常虛其心窺探作者之意設以身處其時與地思其所欲言古今雖遠人雖多情具可見言美醜工拙具可知起己亥初夏王少宰宛委胡

先生家論列三唐詩。先生多所正定。意莫逆。其明年就都諫嚴顥亭館舍。辛丑秋南歸。事中輟歸二年。癸卯夏復走燕山。會胡先生移疾家居。多暇日。得以稍差次。舊牘。於是漢魏六朝古詩。三唐詩。及明李獻吉何景明邊華泉李于鱗王元美謝茂秦諸集。卽漸評閱並竟。蓋先生所教誨予。輔不逮。厚矣。媿學淺。所觀書不多。上不及箋釋三百篇。下則宋元明三朝名家集。無緣蒐採略備。又三唐詩中晚無全本。或亦有望漏。惟古詩用詩紀本。北海馮公博雅君子也。所撰集不致闕略。敢先以問世。辭雖蹇澀。論實精微。至其爲子山總論。謂少陵非能青出於藍。直是亦趨亦步。非有眞知灼見。不能言也。

選例彙鈔卷下

五

王文簡公

士禎

古詩選例

昔荀綽撰五言詩美文。其書不傳。而昭明之選。所錄五言詩。自漢迄齊。梁甚具。學詩者宗焉。然其中頗雜四言。又公讜應教諸篇。率多蕪雜。予撰漢魏六朝五言詩。視蕭選微有異同。至其菁英。鮮闕略矣。

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廬江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敘事措語之妙。愛不能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被之樂府。何非詩耶。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敘漢末事。雖謂之古詩。亦可。予間多采摭。若六朝子夜讀曲等歌。悉不載。

齊梁以後。短句已是唐律。唐絕。楊用修五言律祖。既有專書。茲頗取其警策。絕句亦然。

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鍼縷。襞績之間。非愚則妄。此後作者。代與鍾記室之評。躐矣。愚嘗論之。當塗之世。思王爲宗。應劉以下。羣附和之。惟阮公別爲一派。司馬氏之初。茂先休奕。二陸三張之屬。概乏風骨。太冲挺拔。崛起臨菑。越石清剛。景純豪雋。不減於左。三公鼎足。此典午之盛也。過江而後。篤生淵明。卓絕後先。不可以時代拘墟矣。

宋代詞人。康樂爲冠。諸謝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體。驚

選例彙鈔卷下

夫

奇在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可謂分路揚鑣。仲偉之品。於明遠多微詞。愚所未解。

齊有玄暉。獨步一代。元長輔之。自茲之外。未見其人。梁代右文。作者尤眾。繩以風雅。略其名位。則江淹何遜。足爲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翼。固知此道真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身參佐命。遂堪劫持。一代文柄也。

陳朝寥寥。孝穆稱首。總持流品。視徐未宜。並論。然華實兼美。殆欲過之。子堅蕪累。愧其名矣。

北朝魏齊之間。顏介最爲高唱。高敖曹短章。不減斛律。

金二君可敵南朝沈慶之曹景宗。至於邢魏之流，未強人意。劉昶蕭愨踰淮不化，亦未易才。北周寥寥，僅得子淵子山二人之才。一時瑜亮，而鍾儀之悲，開府爲至矣。隋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羣下。長城白馬二篇，殊不類陳隋閒人。楊處道沈雄華贍，風骨甚遒。已闕唐人陳杜沈宋之軌，餘子莫及。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雜詩，貞元元和閒，韋蘇州古澹，柳柳州峻潔，今輒取五家之作，附於漢魏六

選例集鈔卷下

七

代作者之後，李詩篇目浩繁，僅取古風，未遑悉錄。然四唐古詩之變，可以略觀焉。柳柳州句下集本有二公於唐音之中，超然復古，非可以風會論者。

右略論五言升降之變如此。卷之繁簡次第，雖視當時作者輩行，篇什多寡，然風氣轉移，頗示疆畛。如阮籍別於鄴下諸子，左思別於壯武諸家，叔原列於諸謝，何遜江淹冠於沈范，諸如此類，具存微旨。覽者遇於意言之外可焉。

明五言詩極爲總雜，西涯之流，源本宋賢。李何以來，具體漢魏，平心論之，互有得失。未造古人，獨高季迪皇甫

子安兄弟薛君采高子業徐昌國華子潛寥寥數公窺見六代三唐作者之意予別有綜論偶於此書發大凡

云爾

已上五言

愚撰五言詩竟復鈔古逸漢魏迄唐宋金元諸家長句爲七言詩若干卷謝太傅問王子猷曰云何七言詩對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此命名所自也七言始於擊壤歌雅頌之維昔之富不如時予其懲而悲後患學有緝熙于光明至臨河歌南山歌以下其辭匪一皆七言之權輿也鈔古歌一卷若皇娥白帝二歌屬王嘉僞撰則附錄卷末

選例彙鈔卷下

大

大風垓下肇自漢音至武帝秋風柏梁其體大具曹子桓燕歌行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皆唐作者之所本也六朝惟鮑明遠最爲適宕七言法備矣鈔漢魏六朝詩一卷梁陳隋長篇頗多而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崇繁縟愚均無取焉

明何大復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說者以爲有功於風雅躋矣然遂以此概七言之正變則非也二十年來學詩者束書不觀但取王楊盧駱數篇轉相仿倣膚詞剩語一唱百和豈何氏之旨哉今略取李嶠以下氣格頗高者得四篇以見六朝

入唐源流之概。鈔初唐詩一卷。
開元大厯諸作者。七言始盛。王李高岑四家。篇什尤多。
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派。大抵嘉州之奇峭。俱奉之
豪放。更爲翺獲。今鈔盛唐五家之作爲一卷。王龍標崔
司勳間取一二附之。

詩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者。七言大
篇。尤爲前所未有。後所莫及。蓋天地元氣之奧。至杜而
始發之。今別於盛唐諸家。鈔杜詩一卷。
杜七言千古標準。自錢劉元白以來。無能步趨者。貞元
元和間。學杜者唯韓文公一人耳。鈔韓詩一卷。李義山
韓碑一篇。直追昌黎。今附卷末。

選例彙鈔卷下

九

宋承唐季衰陋之後。至歐陽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長
句。高處直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也。廬山高一篇
公所自負。然殊非其至者。鈔歐詩一卷。
文忠公之後。學杜韓者。王文公爲巨擘。七言長句。蓋歐陽
公後勁。蘇黃前茅。特其妙處微不逮數公耳。鈔王詩一
卷。

歐陽公見蘇文忠公。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蓋
非獨古文也。唯詩亦然。文忠公七言長句之妙。自子美
退之後。一人而已。鈔蘇詩一卷。文定視文忠邾莒矣。今

略采十餘篇附之以備眉山之派。

蘇文忠公凌躡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前人之虛懷如此。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何其陋耶。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闕庭戶。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尊之。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鈔黃詩一卷。

元祐文章之盛。推蘇門六君子。黃嘗自負其詩。在鼂張之上。顧無咎七言佳處。頗得文忠之逸。叔用具茨集。寥寥無多。一鱗片甲。殆高出無咎之上。議者以爲惟陸務觀能髣髴之。非過論也。鈔二鼂詩一卷。

選例彙鈔卷下

三十一

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唯陸務觀爲大宗。七言遜杜韓蘇黃諸大家。正坐沈鬱頓挫少耳。要非餘人所及。鈔陸詩一卷。

南渡以後。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金元之間。元裕之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鈔元詩一卷。中州集載劉迎無黨長句數篇。風格獨高。今附錄。

元詩稱虞楊范揭。道園自負如漢庭老吏。愚數觀學古錄。其詩誠非三家所及。恨篇什稍寡耳。鈔虞詩一卷。劉靜修刻畫山水。閒有可采。略取數篇附之。山水集本
作遺山

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而外。唯吳立夫長句。瑰瑋有奇氣。

雖疎宕或遜前人。視楊廉夫之學飛卿長吉。區以別矣。淵穎集。宋文憲公所編。愚幼而好之。今略其全作。鈔吳

詩一卷。

全作集本
作合作

有明一代作者眾多。七言長句。在明初則高季迪張志道。劉子高爲最後。則李賓之。至何李學杜。厭諸家之坦迤。獨於沈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稱復古。而同源異派。實皆以杜氏爲崑崙墟。近日錢受之七言學韓蘇。其筆力學問。足以赴之。愚於明詩。別有論次。故此鈔不及。

愚鈔諸家七言長句。大旨以杜爲宗。唐宋以來善學杜

選例彙鈔卷下

三

者則取之。非謂古今七言之變。盡於此鈔。觀唐人元白。張王諸公。悉不錄。正以鈔不求備故也。舉一隅以三隅反。其在同志之君子。已上
七言

姚姬傳先生集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

天下之是非。有不可得而淆者也。而人以己意決之。則不能不淆。其不淆者。必其當於人心之公意者也。人心之公意。雖具於人人。而當其始。無一人發之。則人人之公意不見。苟發之。而同者會矣。論詩如漁洋之古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吾惜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譎謬。風雅之道日

非從吾遊者。或請爲補漁洋之闕編。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采錄論之。分爲二集十八卷。以盡漁洋之遺志。雖然。漁洋有漁洋之意。吾有吾之意。吾觀漁洋所取舍。亦時有不盡當吾心者。要其大體雅正。足以維持詩學。導啟後進。則亦足矣。其小小異同嗜好之情。雖公者不能無偏也。今吾亦自奮室中之說。前未必盡合於漁洋。後未必盡當於學者。然而存古人之正軌。以正雅祛邪。則吾說有必不可易者。世之君子。其亦以攬其大者求之。嘉慶三年二月桐城姚鼐識

選例彙鈔卷下

三

諸詩人警句。率以儷偶調諧。正可謂之律耳。阮亭五言古詩中。旣已錄之。今不更載。所載斷自唐人。陳拾遺杜修文沈宋曲江。此爲開元以前之傑。鈔初唐五言今體詩一卷。

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而尤以五言律爲最。此體中又當以王孟爲最。以禪家妙悟論詩者。正在此耳。鈔王孟詩一卷。常建以下十五人。又一卷。

盛唐人禪也。太白則仙也。於律體中。以飛動票姚之勢。運曠遠奇逸之思。此獨成一境者。鈔太白詩一卷。

杜公今體。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不可謂少數。十韻百韻。

中運掉變化如龍蛇穿貫往復如一線不覺其多讀五言至此始無餘憾予往昔見蒙叟箋於其長律轉折意緒都不能了頗多謬說爲詮釋之鈔杜詩二卷

中唐大歷諸賢尤刻意於五律其體實宗王孟氣則弱矣而韻猶存貞元以下又失其韻其有警拔蓋亦希矣今鈔韋蘇州以下二十一人爲一卷劉夢得以下十二人爲一卷

晚唐之才固愈衰然五律有望見前人妙境者轉賢於長慶諸公此不可以時代限也元微之首推子美長律然與香山皆以多爲貴精警缺焉予盡不取惟玉谿生

選例彙鈔卷下

三

乃略有杜公遺響耳今鈔晚唐以玉谿爲冠合十八人其一卷凡五言今體詩九卷

夫文以氣爲主七言今體句引字賒尤貴氣健如齊梁人古色古韻夫豈不貴然氣則曠矣楊升庵專取爲極則此其所以病也初唐諸君正以能變六朝爲佳至盧家少婦一章高振唐音遠包古韻此是神到之作當取冠一朝矣鈔初唐七言今體詩一卷
賈宗玉孟兼
右丞七律能備三十二相而意興超遠有雖對榮觀燕處超然之意宜獨冠盛唐諸公子鱗以東川配之此一人私好非公論也鈔盛唐詩一卷

杜公七律含天地之元氣。包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律縛。亦不可以盛唐限者。鈔杜詩一卷。

大厯十子以隨州爲最。其餘諸賢亦各有風調。至於長慶香山以流易之體極富贍之思。非獨俗士奪魄。亦使勝流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濫惡。後皆以太傳爲藉口矣。非慎取之何以維雅正哉。鈔中唐詩一卷。

王谿生雖晚出而才力實爲卓絕。七律佳者幾欲遠追拾遺。其次者猶足近掩劉白。第以矯做滑易用思太過而僻晦之敝又生。要不可不謂之詩中豪傑士矣。鈔玉谿詩一卷。附溫詩數首。然於玉谿爲陪臺。非可與並立也。

選例彙鈔卷下

三

唐末詩人才力既異於前。而習俗所移。又難振拔。故傑出益少。然未嘗無佳句也。鈔晚唐五代詩一卷。

西崑諸公之擬玉谿。但學其隸事耳。殊滯於句下。都成死語。其餘宋初諸賢亦皆域於許渾韋莊輩境內。歐公詩學昌黎。故於七律不甚留意。荆公則頗留意矣。然亦未造殊妙。今自宋初至荆公兄弟。共爲一卷。

東坡天才有不可思議處。其七律只用夢得香山格調。其妙處豈劉白所能望哉。山谷刻意少陵。雖不能到。然其兀傲磊落之氣。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澡濯胸胃。導啟

性靈鈔蘇黃詩一卷蘇門諸賢附焉

放翁激發忠憤橫極才力上法子美下攬子瞻裁制既富變境亦多其七律固爲南渡後一人其餘如簡齋茶山誠齋諸賢雖有盛名實無超詣今爲略采一二逮於宋末併附放翁之後鈔南宋詩一卷凡七言今體詩九卷自來選家持論未有如此編之醜正者然學之非庸廓卽庸下轉不如方虛谷律髓一書所見雖偏校有蹊徑可等也此理難以言喻惟入其中者乃能知之

沈歸愚先生

德潛

古詩源例言

康衢擊壤肇開聲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韻語可采者或取正史或裁諸子雜錄古逸冠於漢京窮詩之源也詩紀備詳茲擇其尤雅者

選例彙鈔卷下

三

風騷旣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古詩體也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樂府體也昭明獨尙雅音略於樂府然措詞敘事樂府爲長茲特補昭明選未及後之作者知所區別焉

安世房中歌詩中之雅也漢武郊祀等歌詩中之頌也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等篇詩中之國風也樂府中亦具三體當分別觀之

曹子建云漢曲訛不可辨魏人且然況今日耶凡不能

句讀及無韻不成誦者均不錄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故應爲一大宗鄴下諸子各自成家未能方埒也嗣宗觸緒興懷無端哀樂當塗之世又成別調矣

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軒輊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太冲拔出於眾流之中丰骨峻上盡掩諸家鍾記室季孟於潘陸之間非篤論也後此越石景純聯鑣接軫過江末季挺生陶公無意爲詩斯臻至詣不第於典午中屈一指云

詩至於宋體製漸變聲色大開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儁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甚未宜鼎足矣齊人寥寥玄暉獨有一代元長以下無能爲役

蕭梁之代風格日卑隱侯短章猶存古體文通仲言辭藻斐然雖非出羣之雄亦稱一時作者陳之視梁抑又降焉子堅孝穆並以總持略其體裁專求名句所云差強人意者耶

梁時橫吹曲武人之詞居多北音鏗鏘鉦鏡競奏企喻歌折楊柳歌詞木蘭詩等篇猶漢魏人遺響也北齊敕勒歌亦復相似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骨所長不專在造句也徐庾並名恐

孝穆華詞。瞠乎其後。

隋煬帝豔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矯然獨異。風氣將轉之候也。楊處道清思健筆。詞氣蒼然。後此射洪。曲江。起衰中立。此爲之勝廣矣。漢武立樂府。采歌謠。郭茂倩編樂府詩集。雜謠歌詞。亦俱收錄。謂觀此可以知治忽。驗盛衰也。愚於各代詩人。後嗣以歌謠。猶前人志云。

漢以前歌詞。後人儼作甚夥。如夏禹玉牒詞。漢武帝落葉哀蟬曲類是也。詞旨可取。不妨並登。真僞自可存而不論。然如皇娥白帝歌。事近於誣。虞姬答歌。蘇武妻答詩。詞近於時。類此者不敢從俗采入。

選例彙鈔卷下

三

詩非談理。亦烏可悖理也。仲長統述志云。畔散五經。滅棄風雅。放恣不可問矣。類此者概所屏卻。晉人子夜歌。齊梁人讀曲等歌。俚語俱趣。拙語俱巧。自是詩中別調。然雅音既遠。鄭衛雜興。君子弗尚也。愚於唐詩選本中。不收西崑香奩諸體。亦是此意。新城王尚書。向有古詩選本。扞文載質。極工裁擇。因五言七言分立界限。故三四言及長短雜句。均在屏卻。茲特采錄各體。補所未備。又王選五言兼取唐人七言下及元代。茲從陶唐氏起。南北朝止。探其源。不暇沿其流。

也。

詩之為用甚廣。范宣討貳爰賦標梅。宗國無鳩。乃歌圻父。斷章取義。原無達詁也。箋釋評點。俱可無庸。為學人啟塗徑。未能免俗耳。

書中徵引。宜錄全文。緣疏通大義。匪同箋注。凡經史子集。特從刪節。近於因陋就簡。識者諒諸。

沈歸愚先生

德潛

唐詩別裁選例

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製大備。學者每從唐人詩入。以宋元流於卑靡。而漢京暨當塗典午諸家。未必概能領略。從博涉後。上探其原可也。覽唐詩全秩。芟夷煩蛄。哀

選例彙鈔卷下

天

成是編。為學詩者發軔之助焉。

讀詩者心平氣和。涵泳浸漬。則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見。勉強求合也。況古人之言。包含無盡。後人讀之。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如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斯為得之。董子云。詩無達詁。此物此志也。評點箋釋。皆後人方隅之見。此本不廢評點。間存箋釋。略示軌途。俾讀者知所從入耳。識者諒諸。

前輩謂說詩。惟虛者活者。可以體度發明。至於有事跡而事跡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強為注釋。彼此互譏。不如姑闕其疑。愚於詩人。託興微婉。隱而不露者。隨所

玩習聊爲箋釋數言。至於事跡典故無可援據。姑從闕

疑猶前人志也。此條重訂本刪

朱子云。楚辭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固多忠愛之辭。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卽小小賦物對境詠懷。亦必云某詩指某事。某詩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鈔中概爲刪卻。

唐人選唐詩多不及李杜。蜀韋毅才調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鉉唐文粹祇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楊伯謙唐音羣推善本。亦不收李杜。明高

選例彙鈔卷下

元

廷禮正聲收李杜浸廣而未極其盛。是集以李杜爲宗。玄圃夜光五湖原泉彙集卷內別於諸家選本。

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途徑。自一惟王介甫百家詩選雜出不倫。若近人選本。但備唐賢姓名。風旨安在。集中所收不專一格。要以雅正爲歸。此條重訂本刪

詩有膾炙人口。而集中未及收者。如七言古詩。初唐帝京篇。長安道等作。婉轉環生。極工富麗。後如張王之恬。縉元白之近情。長吉之荒誕詭奇。飛卿之穠纖秀麗。皆一時傑作。恐途徑多歧。俱未入選。俟另編入附覽中。此條

五言古體發源於西京。流行於魏晉。頽靡於梁陳。至唐顯慶龍朔間。不振極矣。陳伯玉力埽俳優。直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在黃初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過江以後。淵明詩胸次浩然。天真絕俗。當於語言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真樸。韋蘇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潔。氣體風神。翛然埃壒之外。

蘇李十九首以後。五言所貴。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

選例彙鈔卷下

三

少陵材力標舉。篇幅恢張。從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爲國愛君。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卨。生平種種抱負。無不流露於楮墨中。詩之變情之正者也。新寧高氏列爲大家。具有特識。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魏宋之間。時多傑作。唐人出而變態極焉。初唐風調可歌。氣格未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馳騁有餘。安詳合度。爲一體。李供奉鞭撻海岳。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爲一體。杜工部沈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洩。爲一體。錢劉以降。漸趨薄弱。韓文公拔出於貞元元

和間踔厲風發直欲上掩前人爲一體七言楷式稱大備云

重訂本刪直欲上掩前人六字易及別二字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大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如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饒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穠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少陵獨開生面寓從橫顛倒於整密中故應超然拔萃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七言律平敘易於徑直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更難初唐英華乍啟門戶未開不用意而自勝後此摩詰東川春容大雅時崔司勳高散騎岑補闕諸公實爲同調而大厯十子及劉賓客柳柳州其紹述也少陵胸次闕闕議論開闢一時盡掩諸家而義山詠史其餘響也外是曲徑旁門雅非正軌雖有搜羅概從其略

選例彙鈔卷下

三

五言長律貴嚴整貴勻稱貴屬對工切貴血脉動盪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宏麗變動開合後此無能爲役元白長律滔滔百韻使事亦復工穩但流易有餘變化不足故寧舍旃温李以下等之自郤已

重訂本刪温李以下九字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純是

化機不關人力。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
嫁娘。張祐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後人當於此
問津。

七言絕句。貴言微旨遠。語淺情深。如清廟之瑟。一倡而
三歎。有遺音者矣。斯爲正宗。開元之時。龍標供奉。允稱
神品。外此高岑起。激壯之音。右丞多悽惋之調。以至蒲
桃美酒之辭。黃河遠上之曲。皆擅場也。後李庶子劉賓
客。杜司勳李樊南鄭都官諸家。託興幽微。克稱嗣響。重訂
本刪斯爲
正宗四字
詩不可無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

選例彙鈔卷下

三

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
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則死法
矣。茲於評釋中。偶示紀律。要不以一定之法繩之。試看
天地間。水流自行。雲生自起。何處更著得死法。
長篇詩。指出段落。乃見眉目。如杜詩中。北征送重表姪
謁先主廟等作。略爲標出。使閱者心目了然。舉一反三。
待善悟者。此條重訂本刪

詩貴渾渾灑灑。元氣結成。乍讀之。不見其佳。久而味之。
骨幹開張。意趣洋溢。斯爲上乘。若但工於琢句。巧於著
辭。全局必多不振。故有不著圈點。而氣味渾成者。收之。

有佳句可傳而中多敗闕者汰之。領略此意便可讀漢魏人詩。

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如少陵絕句少唱歎之音左司七言詘渾厚之力劉賓客不工古詩韓吏部不專近體其大校也錄其所長遺其所短學者知所注力。

唐人達樂者已少其樂府題不過借古人體製寫自己胸臆耳未必盡可被之管絃也故雜錄於各體中不另標樂府名目。

陳正字幽州臺歌韓吏部琴操或屬四言或屬六言王右丞送友人還山李翰林鳴皋歌韓吏部羅池廟迎神詞皆屬騷體因篇什甚少附七言古中。

選例彙鈔卷下

三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豔情發也雖三百以後離騷與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詠然詞則託之男女義實關乎君臣友朋自子夜讀曲專詠豔情而唐末西崑香奩抑又甚焉去風人遠矣集中所載間及夫婦男女之詞要得好色不淫之旨而淫哇私齷從闕如凡以見詩教之尊非尋常裙鞞輩所能講說耳。

重訂本改西崑香奩四字爲香奩體三字闕如下刪

唐人詩雖各出機杼實憲章八代如李陵錄別開陽關

三之先聲。王粲七哀。爲垂老別。無家別之祖。武子昂原本於阮公。司嗣音夫彭澤。揆厥由來。精神符合。讀唐詩而不更求其所從出。猶登山不造其極。觀水不窮其源也。選唐人詩畢。嗣有漢魏六朝之選。俾讀者由中葉而溯初祖。未必無少助云。重訂本改其極。其源爲五。嶽崑崙下作選。唐人詩外。舊有古詩源。選本更當尋味焉。十七字。蓋文慙生。康熙癸丑。其與陳培脉樹滋定。唐詩別裁在丁酉歲。年四十五。閱二年。已亥。始有古詩源之選。至乾隆癸未。重訂別裁。年已九十一矣。詩源行世已久。故易作如是云云也。

顧星五先生奎光金詩例言

中州集。摭採搜訪。耳目所及。殆無棄遺。然或因人而存。詩寥寥片什。亦復登選。是編所錄。百有餘家。蓋以詩之

選例集鈔卷下

三

工拙爲主。第取擇精。不須羅列。

中州集中。南冠五人。如司馬樸。文季。朱弁。少章。滕茂實。秀穎。何宏中。定遠。不事二姓。大節凜然。遺山終卷錄此。繼以父兄之詩。尋其寄託。隱然有忠孝之思焉。但諸公身不願爲金臣。而列之金詩。與宇文吳蔡同類。並觀豈特老韓同傳而已。故置不收。以俟編入宋詩。若河汾遺老。不入元詩。亦其例也。宇文虛中。叔通。吳激。彥高。蔡松年。伯堅。高士談。子文。輩楚材晉用。本皆宋人。猶是南渡派別。至趙秉文。楊雲翼。黨懷英。王庭筠。主盟風雅。提倡後學。始得自爲一代之音。其中高科顯爵。隱士畸人或

沈鬱高奇。或清華喬麗。各自成家。並登大雅。

金詩中。氣骨蒼勁。體製最高者。推劉迎。無黨。李汾。長源。辛愿。敬之。麻革。信之。無黨。古詩蒼莽樸直。足稱老手。長源。沈鬱頓挫。慷慨悲歌。而溪南辛老。獨許知言。遺山謂敬之業專。而心通敏。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劉景玄。趙宜之。雷希顏。李欽叔。張仲經。杜仲梁。王仲澤。麻知幾之詩。必爲之探源委。發凡例。解脈絡。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如衲僧得正法眼。徵詰開示。幾於截斷。眾流其見。推如此。三知己。中辛李並列。知音相賞。故非妄歎。

選例彙鈔卷下

五

金詩宗尚。不出蘇黃。亦間規撫昌黎。故氣力勁健。率無弱。以救甜熟柔曼。有廓清摧陷之功。然硬語盤空。政難妥貼。若使蹶張。原非排募。是編於槎牙生澀者。則概置之。金詩宗尚。不出蘇黃。亦間規撫昌黎。故氣力勁健。率無弱。以救甜熟柔曼。有廓清摧陷之功。然硬語盤空。政難妥貼。若使蹶張。原非排募。是編於槎牙生澀者。則概置之。

行墨間。自露幽并豪傑之氣。

遺山題中州集後云。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文莫難於清。不清不可言雄。不清不可言古。不清不可言新。不清不可言麗。所詣各殊。清爲之本。故長江大河。魚龍蛟龍。萬怪惶惑。無害爲清。不必潦盡潭寒也。

崇桃積李千紅萬紫亦無害爲清不必枯枝槁葉也學力積於人工清氣秉諸天授金人之詩清其雄古新麗庭覺清氣拂拂從楮墨間出元人中便有沈濁者金詩圭角嶄巖苦少蘊藉好用成語入詩又好用語助字墨痕不化往往聱牙過求別致轉墮弱體至其拙率處殊類僧父面目學究聲口此皆累於氣習遺山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會郎借齒牙語殊未的

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之此昌黎中截工夫至於浩乎沛然方是得手少陵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不如老去漸於詩律細爲近於自然也語必驚

選例集鈔卷下

美

人則搜索鍛鍊之功太過易於氣憤脈張甚者意理不足而雕畫奇辭怪偉則入麤豪工緻則入纖巧且痕跡不化斤鑿宛然故驚人佳句正在意興湊會忽焉得之而無以更易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斯足盡此中甘苦矣金詩警拔誠能力開生面但雖苦心琢磨而未出口渾成乃其所短耳

金人詩大概全首中得一聯兩聯得意因而補足首尾不甚十分推敲字句重複處皆欠簡點如吳激早春詩第五第七句用兩山字劉迎秋郊馬上詩第二第三句用兩水字單拈則爲佳句合看未免兩傷其意致前後

相襲者亦多求其格律深細首尾圓成者殊少

絕句寂寥短章難於不著邊際意韻無窮金詩中頗有

佳什筆墨之工繪事不逮片語點染使人意移

元遺山弁冕元詩政以其名重耳考其本末雖歿於元

世而未嘗受官錄入金詩乃為允愜元人虞楊范揭不

少大家百年之間風雅殊富金詩僅賴中州集以傳而

得一遺山便足包舉眾家籠罩元代作者承前啟後靈

光歸然

遺山詩世稱其天才清贍遂婉高古沈鬱太和力出意

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出浮靡以五言為雅正

選例彙鈔卷下

三

而出奇於長句樂府不用古題自出新意夫巧縟清麗

何足以稱遺山其獨絕處正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曲

折變化惟意所及律句格法嚴密而縱橫灑落絕去瑣

飾有龍跳虎臥之觀不特獨步兩朝即在唐宋間亦足

自豎一幟

顧星五先生

奎光

元詩例言

宋牧仲序元詩云宋詩多沈儼近少陵元詩多輕揚近

太白以晚唐論則宋人學韓白為多元人學溫李為多

要亦娣姒耳竊謂論元人學問如何能逮宋人元詩中

大家與尤范陸蕭或堪對望求其有高山深林長江大

河之觀如歐蘇者竟不可得宋人本領大元人不及然
元人修飾琢磨之工則勝宋人也

論氣格則宋詩辣元詩近甜宋詩蒼元詩近嫩論情韻
則元爲優

四靈之爲唐詩邊幅太狹未免清苦元人春容淡蕩才
致過之

昔人訾元詩謂其煩縟謂其穠麗然必麗縟爲病則有
魏晉可廢六朝有王孟可廢四傑也少陵詩云王楊盧
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
河萬古流何嘗不極推重乎元詩流弊乃在家數小格

選例彙鈔卷下

三

調低其古詩連篇累幅但解實砌平鋪而不知開合變
化伸縮轉換之妙此綺麗而乏飛騰者也律詩學晚唐
多秀句可摘所謂貪看翡翠蘭苕未掣鯨魚碧海然其
佳處則蘊藉纏綿工緻婉秀足以肖難狀之景發難顯
之情與其如宋人以生硬拗拙爲工至於聾牙折噪何
若緣情綺靡體物瀏亮尚不失唐人風致乎

陸放翁詩到無人愛處工此語易爲宋人藏拙若元人
詩易使人愛久看卻不愛而其雅俗共賞處則固愛不
忍釋也

詩避村氣樸遯喬野其村易知也元人村處正如三家

村婦女雖珠圍翠繞。彌見笑大方。又類樞豎之家。不乏金玉錦繡。而無圖書法物。然去其村者。亦復斐蔚。

詩中不可使議論。此亦矯枉之見。詩中善使議論者。無過少陵。經濟識力。俱於詩見之。如遇憂時感事之作。鏘古切今。而必避議論。則真雕蟲而已。何所關係。特詩之議論與文異。文中議論處。不妨縱橫曲折。以暢其說。而文所數千百言。乃盡者。詩只以一二語簡括之。又須渾然。不露議論之迹。使人熟思自得。宋人以文爲賦。亦以文爲詩。其用議論。乃文體非詩體矣。元詩議論較少。不如宋人好盡。然詩之妙。以不盡而盡。言簡而意賅者盡而不盡。

選例彙鈔卷下

无

元詩亦未能也。

作詩材積之富。雖裨官野乘。有所不遺。持擇之精。雖名言韻事。有所必割。元人過於貪多。不能用少。述懷詠古。動輒百餘韻。如賦六合。可謂大愚。夫長篇大章。正須才力豐餘。稱心應手。無湊句趁韻之病。又須閎闢動盪。錯綜變化。有駐坡驀澗之奇。若牽牽補綴。既見窘乏。鋪張排比。不離尺寸。而徒以多爲貴。此元詩之煩也。

古人絕唱。如少陵北征。昌黎南山。青蓮蜀道難等篇。皆不容有二。元人妄相摹襲。不知量力。猶扛鼎而絕贖矣。夫詩本性情原。有特地乾坤。何必借人面目。如明王李。

刻擬漢魏句句求似祇成贗鼎少陵不擬古題青蓮時
離本意白香山直爲新樂府斯皆善學古人苟自出杼
軸何碍翻新否則搥碎黃鶴樓談何容易乎

方虛谷戴帥初並官宋季虛谷降元旣虧大節其詩宗
法江西失之麤勁晚更自謂平易卻入鄙俚律髓一書
體例近俗議論太狹特以便淺學尋覽耳帥初力變宋
習靜細清新句法如短鬢丁年白寒燈丙夜青登塹水
温初荇棊粉墻風細欲梨花風致近晚唐人較虛谷爲
勝而出處大節亦過之其感舊歌者一絕云牡丹紅豆
豔春天檀板朱絲錦色箋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

選例彙鈔卷下

早

李龜年評者謂有故國之思也

元代作者如林李劉格力清高雖有首庸未爲極盛虞
楊范揭並推大家道園法度謹嚴詞章典貴斂才就範
不屑縱橫漢廷老吏故非自負仲宏曠達閎朗鎔鑄漢
魏模範盛唐如眾響嘈囋忽聞鐘呂德機天骨開張揮
斥變化俊逸則學青蓮鍛鍊則摹工部長篇近體皆有
淵源曼碩清妍婉雅秀色可餐而氣力稍弱尙少沈雄
美女新婦之評斯爲允矣然大德延祐之間松雪爾雅
風流實爲倡始沈涵鮑謝儷匹高岑面無俗塵身有仙
骨首浣宋金餘習而晉卿道傳以文章巨公爲四家後

勁黃則漱滌煩濫骨重神寒柳則追琢工深筆墨矜秀
雖氣體殊異均屬正宗其分道揚鑣者若薩天錫之清
華宋子虛之奇麗亦稱獨絕及其季也玉山唱和羣彥
汪洋然鐵體靡靡楊維禎未登大雅雲林古淡足以砥柱
頽波而張雨郊韶顧阿瑛爲之羽翼斯咸不隨步趨自
成一家則者也

諸家中以理學著者如劉靜修吳草廬熊勿軒許白雲
姚牧菴陳定宇胡雲峰長孺而靜修爲最白雲語能見
道而無腐習亦其次也以氣節著者如郝伯常王用文
秦兼善俞廷心張仲舉伯顏子中汪叔志鄭子美而伯

選例彙鈔卷下

學

常仲舉爲最廷心上規鮑謝軒軒霞舉氣體自高以功
名著者如劉子聰耶律晉卿張仲疇王仲謀張希孟許
可用仲疇近麤希孟近俚而律句希孟爲優可用温醇
猶是儒生本色至於文章知名則虞揭黃柳而外袁伯
常馬伯庸之清壯貢仲章陳眾仲之安雅雖乏警策不
失雅調惟歐陽元功詩近頽唐不堪方駕餘非無偏師
制勝終嫌根柢淺耳

元人多宗二李天錫善學義山子虛善學長吉而鐵崖
出入二李之間馮海粟貫酸齋王元章之流語必驚人
酷無意理不知牛鬼蛇神原非錦囊佳什鐵崖曲高調

下特以靡麗盪人心目。學者從風而靡。小樂府短句。領異標新。是其長也。若人物俱署新銜。花鳥必稱別號。斯亦陋矣。思廉樂府誠工。頗傷大雅。如梁父吟云。種瓜兒。子不力戰。履郎君無地逃。玩鞭亭云。道旁遺糞如冰。冷送蟹詩云。靨心晝暖白。玉臍夔牟夜泣青銅殼。此與以相如爲馬文園。祿山爲碧眼。綉兒鐵崖語也皆過求尖新。自墮惡道。

郝伯常骨力蒼奇。頗多俚句。晉卿仲謀尤爲冗雜。如以窮兵爲兵窮。傷財爲財傷。鷹揚爲揚。鷹喉舌爲舌。喉幾不成語。餘或有字法而無句法。有句法而無章法。偶拈

選例彙鈔卷下

聖

一韻則工緻絕倫。細玩全篇。則瑕瑜互見。黃星甫琢句雖佳。終非高格。若何太虛之五言。仇仁近之七律。可爲當行。然未盡能免俗也。虞楊范揭諸家之後。古奧有李季和清警。有傅若金。雄健有陳剛中。寄託深遠有劉季翁。意韻冲淡有戴叔能。胚胎前賢。典型未墜。季年騷人競起。周亨遠郭靜思。可云獨秀。而張光弼丁鶴年鄭德明。陳敬初周履道王原吉輩。旋地轉徙。鬱伊易感。愴怏難懷。於雲林鐵崖外。自張一軍。然多亂離愁苦之音矣。長歌敘述時事。派別有三。沈痛警擊則宗少陵。明白曉暢則宗香山。諷喻微婉則宗張籍王建。元詩中。迺易之

新鄉媪潁川老翁歌朱澤民無祿員等篇皆香山流派也獨愛郭靜思征婦別李克昌鬻孫謠哀慘悽惻語至情真直可嗣響少陵其餘率直寡味亦鮮完什

朱澤民柯敬仲吳仲圭黃子久皆以繪事名題畫之作甚夥然罕佳什

袁伯長開平三集楊允孚灤京百詠及周伯溫扈從詩如欲徵風景考土物紀載頗詳然論詩法則工拙互見至應制之作但取體製堂皇才華典瞻非必歡愉難工實緣性情不屬九天閭闔萬國衣冠右丞高步吟壇固不在此

選例彙鈔卷下

江西詩派以救甜熟誠爲有功元人中道傳晉卿其簡貴道潔處亦學山谷苟能排晁妥帖何必不開生面西崑西江流弊略等論者自有左右耳宋人如徐仲車輩乃盧仝馬異之惡習楊誠齋輩則打油釘鉸之同聲各有流弊奚獨罪黃陳乎

詩之心思才氣皆有天分至於穩則非人工不能一字牽牽則全句齟齬一語搖撼則全篇駢飢若全篇無結構則字句雖穩又不足以鎮定通局故先以謀篇次則捶字結句無不帖妥所謂慘淡經營彼以心思才力勝者正自未悉甘苦元詩如范德機蒼山感秋一首起四

語佳不待言。以下十句言詩道日弊而關係實重。隱然有自負之意。末言坐夢古帝而仙道可致。卻與中間絕不相蒙。若按起結。則中爲不倫矣。此謀篇未穩者也。虞文靖金人出塞圖詩。馳驟有氣而起第二句云。高爲陲。積深爲壕。第五句復云。肉食漣飲田爲遨。末云。爭誇得。僑頓足悅。挂兔懸狼何足說。調法沓複矣。其東平王哀詩云。天討公無赦。皇心愛不姑。姑息兩字。可單用乎。報仇論。婉變錫爵。爵嗚呼。以嗚呼代死者。可乎。楊仲宏春雪詩。始試朝藏日。俄疑晝隕星。非牽湊失倫乎。危橋無客渡。曠野少人經。非重疊合掌乎。此句法之不穩者也。

選例彙鈔卷下

四

三公皆稱大家。猶復不免餘尤。不勝指摘。雖云白璧之瑕。何如并無瑕之爲愈也。少陵詩存。沒再嗚呼。作歎息意。猶可解也。

宋誠夫顯夫亦稱兩宋誠夫古文名家。而詩不稱其文。顯夫詩。歐陽元功謂其清新秀偉。危太樸謂其精深幽麗。觀燕石集。頗學盧仝李賀。未脫爾時習氣也。其絕句有云。街頭父老髮垂肩。扶杖拄頤話可憐。粗糲不甜寒具小。風光那似十年前。則可謂言近旨遠矣。

詩有傳授。所謂師友淵源。波瀾莫二。郝伯常元遺山弟子也。袁伯長戴帥初弟子也。戴叔能得法於余廷心。泰兼善得法於李季和。張仲舉得法於仇仁近。而成原常

又得之於仲舉。至如傅與礪爲德機同里。揭曼碩謂其風格不殊。神情俱詣。如復見德機清江一集。派別自高。若項炯郭翼張憲輩。尤不問而知其出於鐵門。夫以道園之學問。猶載酒從仲宏。講論詩法。然則規矩在古人。精進在學力。而指授切磋。則師友之功居多。師心入格。未之前聞。

詩過求奇。不畏怪而畏庸。詩過求深。不畏僻而畏淺。太工者反拙。太密者反疎。太新者反陳。太切者反套。此必然之理。如劉清叟王義山輩。其顯然者也。義山詩云。船去蓬破偷將天。入來清叟詠梅云。除香除影賦梅花。方許詩中擅作家。又貪財吏似方山犬。逃命人如入峽猿。

選例彙鈔卷下

墨

皆過火之病

宋季詩太質質則野。元季詩太文。文則靡。但覺錯采鑠金。雕績滿眼。求其天然去彫飾者。雲林生而已。

二吳同時。立夫正傳。皆以文學自任。立夫長句。阮亭古詩。選獨采之。然實多牽率。弱筆濫調。觸目皆是。正傳律句。落落有勁特之氣。古詩雖少波瀾。其穩妥亦勝之也。宋明歷數長於元。故一代屢變。宋詩三變。白體崑體西江體也。明詩風氣尤雜。北地信陽。瑯琊。歷下。公安。竟陵。互爲勝負。獨元詩未嘗變。百年之間。人材輩出。而宗派略同。然至鐵崖。主盟騷壇。風會已極。使至正之末。元祚

復延。則如劉青田以蒼莽古直。汎埽纖靡。及高楊張徐諸公之高秀。皆力變風氣者也。

元人中最劣者揭佑民。最俗者黃公紹。最拙樸者王義山。劉清叟。餘若劉麟瑞。昭忠遺詠。王禎農務集。皆茅葦彌望。絕無翹楚。畫家言畫鬼易。畫狗馬難。作詩亦然。難在真情真理。尋常委瑣處。發人所未發。而卻是人人意中所欲出。若說神說怪。誕而仙佛。褻而閨閣。游仙香奩。諸體。任是驚才絕艷。正其本領不濟。鐵體往往蹈此。謝宗可詠物百首。可謂專家。刻畫肖似。精切至到。然詠物高處。須是寄託深微。不粘不脫。東坡云。作詩必止詩。

選例彙鈔卷下

吳

定知非詩人。此語可悟。惟綠陰一律。落落大方。

元釋道詩。如張伯雨馬志道雲屋笑隱。蔬筍氣盡傑然成家。吳全節薛玄曦亦復宏朗。若中峰梅花百詠。實無深致。稍堂山居一編。正多習徑。擬之皎然齊己。尙遜數籌。

元代閨秀寥寥。綠窗遺集。端賴賢夫。蘭蕙聯芳。薛蘭英。蕙英有

蘇臺竹枝詞十首亦以鐵崖知名耳。張若瓊事既傷心。詩亦清

婉。論其節義。倍過易安。若典雅端重。剷除脂粉綺紈之習者。惟鄭正淑。其識趣絕不類閨中人。弱腕必待補戈。固非定論也。

馮簡緣山人武述世父兩先生評點才調集例

先世父默菴鈍吟兩先生承先大父嗣宗公博物洽聞之緒學無不賅尤深於詩賦默菴先生名舒字已蒼以杜樊川爲宗而廣其道於香山微之鈍吟先生名班字定遠以溫李爲宗而溯其源於騷選漢魏六朝雖徑路不同其修詞立格必謹飭雅馴於先民矩矱不敢少有逾軼則一也趙宋呂文清名本中字居仁作江西詩派圖推山谷老人爲第一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嗣上溯韓文公爲鼻祖一以生硬放軼爲新奇楊大年名億錢文僖名惟演晏元獻名殊劉子儀名筠諸公爲西

選例彙鈔卷下

七

崑體推尚溫助教庭筠李玉溪商隱段太常成式爲西崑三十六以三人各行十六也唐彥謙曹唐輩佐之其爲詩以細潤爲主取材騷雅玉質金相豐中秀外兩先生俱右西崑而闢江西誠恐後來學者不能文而但求異則易入魔道卒至於牛鬼蛇神而莫可底止也

唐宋選本無慮數十如元次山之篋中集高仲武之中興閒氣殷璠之河岳英靈芮挺章之國秀姚武功之極玄無名氏之搜玉皆各自成書不可以立教其文苑英華詩則博而不精姚鉉文粹詩又高古不恆歲時雜詠惟以多爲貴趙紫芝眾妙集但選名句而不論才趙孟

奎分類唐詩。苦無全書。洪忠惠邁萬首唐人絕句。止取一體。郭茂倩樂府。但取歌行樂府。而今體不具。王荆公唐人百家詩選。但就宋次道所藏選成。此外所遺良多。方虛谷瀛奎律髓。如初唐四傑。元和三舍人。大歷十才子。四靈九僧之類。皆有全書。惜所尚是江西派。議論偏僻。未合中道。令狐楚之御覽詩。專取醇正。不涉才氣。韋端己之又玄。則書亡久矣。今所刻者。僞本也。惟韋穀才調集。才情橫溢。聲調宣暢。不入於風雅頌者。不收。不合於賦比興者。不取。猶近選體氣韻。不失三百遺意。爲易知易從也。按又玄之僞何據。惜未言其故。今并僞本亦不傳。止有二十餘篇。見王新城之十種唐詩。

選例彙鈔卷下

吳

選而已。

才調一選。非專取西崑體也。蓋詩之爲道。固所以言志。然必有美辭秀致。而後其意始出。若無字句襯墊。雖有美意。亦寫不出。於是唐人必先學修辭。而後論命意。其取材。又必揀擇取舍。從幼熟讀文選。騷雅漢魏六朝。然後出言吐氣。自然有得於溫柔敦厚之旨。而不失三百篇之遺意也。韋君所取以此。故其爲書也。以白太傅壓通部。取其昌明博大。存關風教諸篇。而不取其閑適小篇也。以溫助教領第二卷。取其比興邃密。新麗可歌也。以韋端己領第三卷。取其氣宇高曠。辭調整瞻也。以杜

樊川領第四卷取其才情橫放有符風雅也以元相領第五卷取其語發乎情風人之義也以太白領第六第七卷而以玉溪生次之所以重太白而尊商隱也以羅江東領第八第九卷取其才調兼擅也其他如司空表聖非不超逸而不取以其取材不文也李長吉歌行非不峭媚而不取以其著意險怪性情少也韓退之非不協雅頌而不取以其調不穩也柳柳州非不細麗而不取以其氣不揚而聲不暢也高達夫孟浩然非不高古而所取僅一二篇以其豎意不同也韓致光香奩非不豔冶而不取以其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也襄陽東野非不奇而所取亦僅一二以其艱澀也餘不可殫述要之韋君此書非謂可盡一代之人亦非謂所選可盡一人之能事合者取之不合者棄之亦自成韋氏之書云爾

選例彙鈔卷下

吳

兩先生教後學皆喜用此書非謂此外皆無可取也蓋從此而入則蹈矩循規擇言擇行縱有紈袴氣習然不過失之乎文若徑從江西派入則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詰屈槎牙遺笑天下後世而不可今學者多謂印板唐詩不可學喜從宋元入手蓋江山詩可以枵腹而爲之西崑則必要多讀經史騷選此

非可以日月計也。況詩發乎情，不真則情僞，所以從外至者，雖眩目悅耳，而比之芻狗衣冠，從肺腑流出者，雖近里巷鄙俚，而或有可取，然亦須善爲之。鈍吟有云：圖驥裹之形，極其神駿；若求伏轡，不免駕欵段之駟。寫西施之貌，極其美麗；若須薦枕，不如求里門之嫗。萬歷間，王李主學盛唐漢魏之詩，只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驥裹寫西施者也。牧齋謂詩人如有悟解處，卽看宋人亦好。所謂欵段之駟，里門之嫗也。遂謂里門之嫗勝於西施，欵段之駟勝於驥裹，豈其然乎？若今詩人專以里言俗語爲能事，是圖欵段之馬，寫里門之嫗矣。其能免於千古姍笑乎？噫！此言真爲好言。宋詩者藥石矣。

兩先生所好同，所學同，所窮年矻矻，丹黃兩豪，不省去手亦同。而其論詩法，則微有不合處。默菴得詩法於清江范德機，有詩學禁癢一編，立十五格以教人，謂起聯則承，腹聯則轉，落句則或緊結，或遠結。鈍吟謂詩意必顧題，固爲喫緊。然高妙處正在脫盡起承轉合，但看韋君所取，何嘗拘拘成法。圓熟極則自然變化無窮爾。

佛嬾老人姓宗氏名廷輔清同治丁卯舉人以博洽聞於時猶憶己丑春闈與老人晤於京邸自云經義用一奇字从桑从尼恐試官不識未免有悔讀南華之歎耳己而竟報罷未幾歸道山矣咸同之際疆吏每以振興樸學爲職志名都奠定卽延耆碩設書局摹刊經史善本以惠藝林老人躬逢其盛耳日濡染涉獵旣多久而淹貫讀其書可想見其爲人焉己丑迄今垂三十年世變日亟文學日衰欲求如老人者載酒問奇字亦邈不可得然則著述之留遺可不爲之珍惜歟遺書十種板藏於家詩家標目四卷蠹蝕過半不復能整理呂東萊書目附博議以行世多有之故此校勘印行者僅八種云丁巳春閏二月徐兆璋跋

校勘記

行記題詞

一頁五行註四字試誤賦

壬子秋試行記

二十三頁九行十七字正誤王

二十六頁十二行二十字孟誤孟

二十七頁一行五字雅誤雅

三十六頁六行三字畫誤畫七行六字環誤環

四十二頁一行十三字脫則字十四字脫此字十

五字脫古字十六行九字離誤離二十行十五字

脫命字

趙園觀梅記

四頁五行十七字卓誤車

八頁十九行五字卽誤捕

寓崇雜記

十四頁二行十八字儂誤農

十六頁二行十六字扁誤偏

十七頁五行二字四誤六

十九頁十五行十六字霧誤霧

二十頁十七行十八字騫誤騫

二十一頁十二行九字註傳誤傳

古今論詩絕句

十二頁七行十九字潮誤朝

十五頁五行十二字末誤未六行五字惟誤帷

二十一頁八行六字妃誤犯

二十二頁九行四字饗誤食

三十五頁五行十二字辨誤辦十六行十八字成
誤或

三十九頁十一行五字烏誤烏

四十頁十六行十五字鋒誤峰

辨字通俗編

八頁十九行一字甩誤衍

十一頁六行一字獺誤獺

三橋春遊曲

十八頁七行七字橋誤橈

古今論詩絕句

二十一頁十二行六字結誤結

二十二頁十三行十八字騫誤騫

